

I wouldn't be wife



我不愿意 做老婆

卧稻——著

怎样都是一辈子，
怎么活是你自己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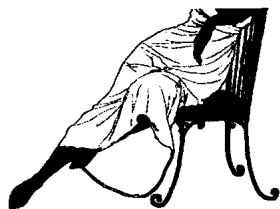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我不愿意 做老婆

I wouldn't be wife

卧稻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SK11N06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愿意做老婆/卧稻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2011.7
ISBN 978 - 7 - 5613 - 5620 - 3

I. ①我... II. ①卧...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5186 号

我不愿意做老婆

卧 稻 著

策划编辑 邓 微
责任编辑 安 雄
责任校对 王丽敏
照片拍摄 颜 彦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5620 - 3
定 价 25.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目 录

家在哪里	1
七夕节前夜	11
我遇见了天堂	13
老和尚和小和尚	20
你应该等我,我值得你等	22
翠羽	25
打伞的鱼	34
梦的意识流	37
琴缘	41
死了和谁葬一起	46
下雪了,地震了	51
渔樵问答	54
用减法生活	55
永远的姚家寨	59
如厕看报	66

我不做网民好多年	70
中西合璧	74
我不喜欢大海	80
女人四十	83
骂人不打草稿	87
黄花菜都凉了	91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95
一天三惑	100
小狗掉进茅缸里	104
穷开心	107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11
火柴的味道	118
我不是我	121
槐花少年	129
我不愿意做老婆	133
“胖胖屁”游西湖	139
我是野生的	144
好想抱着你睡	149
算命	154
网友,我要和你聊聊	157
是谁见不得讨饭的?	166
做个贞节牌坊送给他	173

跟夏肅去敦煌	178
吃嘴不顾身	185
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的女人	189
男人不喝酒,白到世上走一走	196
心心相印	202
你好,徐霞客	208
写给一个陌生人	215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219
灵魂出窍	224
背景	229
爱你,但不相信你	232
东门南门西门北门	236
影子	244

家在哪里

有个富翁半夜躺在大街上，路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答：“我没有家。”又有认得他的人问：“你不是富翁某某某吗？你有别墅有房产，怎么能说没家呢？”富翁答道：“那只是房子，不是我的家。”

后来有人讲：对于孩子，父母就是家；对于妻子，丈夫就是家。我老公经常说：“女人家，女人家，有女人才叫家。”

我现在身在异乡，丈夫就在身边打呼噜。对于家，我不愿简单地讲：家就是丈夫和孩子。一直以来，“家”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地方。有很多时候，“家”的概念是精神的和形式上的。不是吗？相信每个人对“家”的回答都会不同。

小时候，我表姐用旧脸盆种植的太阳花、洗澡花，就放在院子的矮墙头上，难收难管。脸盆里的花发到外面，甚至爬满了墙头。傍晚的时候，我表弟把木澡盆从房间竖起来滚到院子里，表姐先舀上锅里的热水，再兑上凉水，倒进盆里。表弟五六岁的样子，一边玩水，一边洗澡。墙头上的太阳花已经瘪掉了，洗澡花开得正艳。这时候，表姐的心情总是好的，她唱道：

小板凳，擦地挨，抬个老婆不聚财，又抽烟，又来牌，家里日子过不来。

表弟把澡盆里的水泼洒了一地，表姐马上又唱起来：

麻雀蛋，灰里滚，你说公公不买粉。买了粉，你不搭，你说公公不买麻。买了麻，你不搓，你说公公不买锅。买了锅，你不烧，你说公公不买刀。买了刀，你不磨，你说公公不买鹅。买了鹅，你不杀，你说公公不买鸭。买了鸭，你不钳，你说公公不买田。买了田，你不做，关起门来打你个小狗货。

我表姐实在是个天才，从她嘴里能听到不少民间俗语和小调。往往两件互不相干的事，她也能把它们编到一块，表弟洗澡怎么能和买麻买锅联系在一起呢？后来我读《诗经》，知道这是“兴体”。童谣和小调大都属于“兴”。《诗经》里说：野雁之羽肃肃响，群群聚在柞树上。王公差役无休止，田里无人种庄稼。远方父母告谁家？苍天啊苍天！何时让我有归属？

小时候身上哪里磕破了，我哥哥会牵着我的手，到伙房拿把刀，去菜园里找那棵柞树。一刀砍在柞树上，树上会流出牛奶般白的浆液，哥哥把它涂在我的伤口上，就算没事了。读《诗经》读到类似这样的生活困苦的地方有很多，没觉得有什么凄惨，反而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表姐唱累了，转身踮起脚，摘下盆栽里的洗澡花，坐在椅子上染起指甲来。



晚上家里的一个远房舅舅从城里来,还没吃饭。我哥哥重新给他炒菜。哥哥叫我去刮土豆皮。我蹲在院子里的水池下面,把刮好皮的土豆一个个排在地上,哥哥在厨房,煎炒之声,连响四壁。觉着世间但凡发生的一切,都那么蓝蓝亮亮的。真的像《诗经》里唱的,更像我表姐唱的。

初夏的时候,我去郊外的田野,旁边正好是一所私立小学,校长是我的同学。学校正在开运动会,围墙里的小孩子我看不

见,只能听喇叭里传出的声音。读讲稿的是一个稚嫩女孩的声音,“天空瓦蓝瓦蓝的……”后面的话我已经不在意了,只是这样一个词“瓦蓝瓦蓝”的,让我非常感动。哦,瓦蓝瓦蓝的!有多少年没有听人这样说了。小的时候,我父亲每天给我编好两根小细辫子,我挎着格格子的书包,从家出门的时候,眼睛和心里的天空不都是瓦蓝瓦蓝的吗?

这是我最初对家的印象,应该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映像。

我父亲去世后,依照习俗,要到第二年冬至才可以下葬。下葬之前,我和姐姐去了当涂她婆婆家。姐姐的公公在我父亲之后不久也离世了。当地人有种活动叫“观王”。说有一些特别的人能够和阴间的鬼对话。失去亲人的人,可以通过他们和亲人哭诉,瞧瞧需要什么便弄来烧烧。或者离世的人因为走得急,未来得及说的话,都可以在“观王”过程中了却。我父亲倒也没有什么没说完的话,只是我太想他。想我和他在一起的生活,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语言,很多时候反倒是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父亲不善言辞,但他眉宇间所有的心思我都能猜透。所以我跟姐姐说,我们也去看看父亲吧。

因为不只是我们姐俩,一同去的还有七八个人,他们说要起早去“观王”,去晚了,大师看的人多了便不太灵验。于是,我和姐姐头天傍晚就赶到她婆婆家,打算在那儿过一夜,免得第二天要起得太早。

黄昏的时候,我在姐姐婆婆家的周围转悠。下了一个土坡,是一片开阔的菜地。远远的有个人蹲在田里。我慢慢地向他走近,他瞧见了,站起身子带着疑问的口气问道:“做什么的?”

我说：“走亲戚的。”顺手指指姐姐婆婆家的房子，就没再说话了。我在菜田里逛了很久，看到有两间破旧的平房孤孤单单地立在高大浓密的树丛之中，看上去已是荒芜了很久的样子。我从小看《聊斋》看多了，总喜欢到没落、无人烟，最好是结满蜘蛛网的神秘地方，我想在那样的地方夜里一定会有狐出现，也一定会生出浪漫的爱情故事。

冬天的黄昏，阳光懒懒地照在通往平房的土路上。气温降低了，我身上的薄短羽绒衫已经不能御寒。刚想着要到房子里看看究竟呢，一个男人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大概六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藏青色半新的中山装。男人年轻的时候一定不丑，这件过时了的中山装，竟然把这个老男人衬出了几分俊气。我想起书上说的“男人六十一朵花，五十才含苞欲放”这句话，不过俗语经常说的，倒是“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对于什么年龄的男人和女人的兴衰标准，人们的看法大概各有各的角度吧。

男人开口说：“是我刚才在田里和你说过话的，回来换了件衣裳。”我实在想不出，刚才蹲在田里干活的穿着破旧的那个人，只是换一件衣服，便竟然有了如此脱胎换骨的效果。而且他笑笑向我解释道：“农村么，下田就穿旧的。”生怕我没注意他换了件衣裳。

我问他：“你住这房子里？”他答：“老母亲才走了不久。”果然，扭头望了一下房子的堂间，墙上挂着一对老人的遗像。我没经他允诺，便径直跨了进去。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曾经发生过什么？家具的式样、摆设，那种古老和沧桑，只存在于我遥远的

记忆中。要不是堂间桌上还放着刚刚用过的碗筷,我真的疑心它们是很久很久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碰过。

我又走进隔壁的房间,看到了一个衣橱,又是很老的样式。小时候我父母的家也有过,橱子的门上镶两块镜子,镜子上有用油漆画的花鸟。我姑夫就是漆匠,从小经常看见他画这类东西,感觉很亲切。房间里有一段凹墙,是用水泥砌成的上下两层,上面整齐地放着书。我随手想去翻开看看,男人立刻提醒我说:“这些书是我儿子的,我儿子死了二十多年了。”

我的手像被电击了一下,猛地抽了回来。原来这是他儿子生前的房间。男人告诉我,自从二十多年前他的儿子被火车轧死后,这房间的一切,包括那张很沧桑的老床,就再没动过,也没收拾过,也没让外人进来过。我说:“这么多年,你跟谁一起过?你老伴呢?”“我老婆在儿子几岁的时候就跟人跑了,我一直跟老妈妈生活。”我再问:“儿子走的时候,你老婆来看过吗?”男人答:“来了,她母亲在江苏。”我又问:“你一直在等她回来吧?”男人沉默,没有回答。

我从里屋出来,又去看外面搭建的一间小厨房。男人像打开了话匣子,说了许多。我慢慢开始理解他了。一个老男人对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对家的苦苦守候和执著,都留在了这早已被人遗忘的破房子里。

回去的当天夜里,我和姐姐像小时候一样,睡在一张松软的大床上。我因为白天受了寒,加之受了些惊吓,烧了一夜。

第二天“观王”,排队的人很多,还没轮到我和姐姐,女大师

就跟我们说：“今天时间到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后来我没有再去，回来后大病了一场。

写完了一个人几十年对家的守候，和对亲人的苦苦思念，心里对“家”这个词，便多了几分沉重。谁说不是呢？这趟去“观王”，临出门前我又梦见了父亲。是啸陪我看了父亲之后，把我送上车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坟，那里埋藏着我们挥之不去的记忆，记忆就住在每个人内心最深、最柔软的“家”里。所以我说，“家”是每个人心里的感触，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感触也不同。

下面我不知道再说什么的时候，去问啸。啸说：“家一定是相爱的人在一起。”接下来，我可以自己来写了。

有一年，我和一位女友去河北，寄住于易县山里的一户人家，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恰逢中秋节之夜，我没能赶回家乡。晚饭后，我在山里人家的院子里看月色，院子里有棵庞大的花椒树。《诗经》里说道：花椒树啊果实聚，繁繁茂茂一升许。姑娘高大无人比，花椒枝条长且直。花椒树啊果实聚，繁繁茂茂双手掬。姑娘高大且诚实，花椒枝条长且直。

高大到无人可比的姑娘，一定说的是北方女子。因为我在南方没见过花椒树。

这时候，女友从房间里出来，手里举着我的手机，有电话找我，是小昀。

小昀说：“看在今晚是中秋，看在今晚我们相隔着千里，我们就把卡里的电话费打完为止行吗？”我们就这样各自站在月下，一直说到了欠费停机。

还有一年七夕节，白天我去了南京玩，晚上不打算回来。又是小昀，他说：“这么浪漫的夜晚，你竟然在他乡度过？牛郎织女都相会了，难道你就忍心把我扔在这里？”很晚了，我还是退了房，打车回到了他的身边。

上面的两件事，谁都能看出，是相爱让彼此有了一份跨越千山万水的思念和牵挂。曾经相爱的岁月，我们都以为对方就是彼此的家。看黎东方教授《细说三国》时，有一句话常在我眼前跳跃：但凡历史都是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相爱的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多少爱情故事都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只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为我们很难走进一个人的心，人的需求每个阶段都是变化着的，爱情是最难经营的事。很多爱情最终演变成亲情，亲情即是感情，也就少了爱情的成分，就像普天下千千万万的夫妻那样。我和小昀也一样，十年的感情，用他的话说：你不要离开我的城市，任何时候只要你还在身边就好。

我喜欢陈奕迅的那句歌词：“十年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也许老了我们还会在一起，到那时候，回忆是最珍贵的。突然想起有人说过：人的一生，存什么最增值？存情人。等你老的时候，只有跟你共患难的情人才会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写走题了，还是回来吧。

啸说：家可以是个实体，同时也是每个人心里的虚体。实体也是家，虚体也是家。那么“家”到底在哪里？

菊琴是我的同学加好友。每天晚饭后，我们不约而同到佳山上锻炼，之后并排坐在山下的木凳上闲聊。十点之后的夏夜，人潮已经散尽，我们却享受空山无人的寂静。

我说干脆买个帐篷,再有睡袋,我们就住在山里。现在的山里已不像小时候,人工的痕迹太多,连山顶都有电视发射塔和在那里头上班的人,就差沿途的石阶边上没装路灯了,如果安装了,远远望去,以为天上人间。也许哪天真会有了此举,那一定算我的创意。

菊琴是个没落入俗套的女人,同时又是个喜欢新奇、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的人。说到“家”的时候,我们避而不谈家中琐事,都懂得保留一份优雅的心情,来配合这静逸无声的山景。

“我的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我喜欢在这个城市待一段,再到另一个城市,最后回来一个人住,不要人打扰我。”这是菊琴理想的“家”。

“那么家里的摆设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问。

“家里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我看厌了,就换一种位置和面貌,要不断更新,这才永远看不厌。”她答。

听到这番话,有人肯定坐不住要反对了。反对的人是普哥:你们女人都会逃避现实,不好好过日子。

普哥,你知道吗?自从《诗经》里有了“兴”,才有了今天让我们读起来摇曳风姿的诗歌和文章啊。读文章和做人的道理一样,最好的过程是让你永远不知道后面的精彩,否则文学都用精确的科学和情报来代替,真的要杀风景哦!“家”也同样,如果每个人都安分于眼前这个一成不变的“家”,而不去追求心中理想的“家”,生活也一样会是在做情报和科学。当然我说的理想中的“家”应该是多层次、五彩缤纷的。

“家”到底在哪里?我现在可以说了——百分之九十五的

人都生活在他们并不满意的“家”中，还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痛并快乐着”。其实世上，我们人类享受最圆满和理想的“家”只有一次，而且非常短暂，那就是出生后在父母的怀抱里。这个“家”对每个人来说是天荒地老的（世上没有第二种感情配用这个词），它是镌刻在石碑上的。石碑上一定还镌刻着我表姐的童谣和小调。长大后，我们都在流浪。流浪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心慌得无所适从，抓到谁都说：“你是我的家，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其实人有多孤独哟，再想找到儿时那份“天荒地老”谈何容易。我们在寻找家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这往往是一生的守候、一生的代价。

我此趟出门不少天了，昨天晚上和菊琴通电话，我说：“你一个人在山上孤单吗？”“我好可怜哦，你又不回来。”她的声音好哀怨啊！

顺便说一声，“家”有时候还在朋友的思念和牵挂中。

七夕节前夜

我读过很多诗,大多数是记不住的,但却能清晰地记得十八岁那年读到的这一首,虽然诗的题目已想不起来:

我们是黑夜相错而过的船/我们是白昼没有标记的帆/我们是同一次潮汐搁浅沙滩的贝壳/我们是同一次喷发中冷却的火成岩//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彼此多么相近/——可惜/为时已晚……

冥冥之中,这首诗好像是为今夜准备的。今夜没有月色,像我们第一次去姚家寨,也是没有月色,是否真的应了那句话:残缺的才是最美的。但没有月色的夜晚,我不打算说出的话不是心腹之语,所要说的,都在我眼前放着,星星点点穿梭于脑海。

我不记得那是怎样的一处荒野了,内心的激动已让我无暇顾及。你让我在荒草中帮你找香烟,黑暗中却有三只白玫瑰静静地躺在草丛里。你说:“捡起来啊。”真是意外的惊喜,像你的出现。

你告诉我,是你故意提前放在那儿的。难怪刚才你路上寻找,借口两次停车,大概是因为找不到你放玫瑰的位置了吧?你